



参与式理论：来自实际经验的阐述

作者：Douglas M. Fraiser

翻译：李岚 (Lan Li)

ECHO Asia Notes, Issue 18

September 2013

[编者语：Douglas Fraiser 是今年 10 月 1-4 号在清迈举行的 ECHO 亚洲农业和社区发展论坛的主题发言者之一。Fraise 博士是 SIL 国际 (SIL International) 的高级人类学顾问。他住在泰国，在这他是 SIL 的东南亚大陆组织的人类学协调人，同时也在西北大学 (Payap University) 教授社会人类学。此前他在 SIL 的马来西亚分部和菲律宾分部工作。Doug 在德克萨斯州农工大学获得农学学士，在佛罗里达大学获得农学硕士，最后获得佛罗里达大学跨学科生态学 (简称：人类学) 博士学位。]

介绍

社区发展的“参与式理论”最初出现在上世纪 70 年代，对它的使用兴趣在实践者中持续增加，特别是最近几年。许多实践者承认接受程度增加是好事，它让我们把注意力投向与我们想要帮助的村子建立关系的方式上。但是，我将让大家跳出这个理论本身，来考虑什么是我们所谓的“参与式方法”——什么哲学，目标和假设能让我们与社区实现真正的分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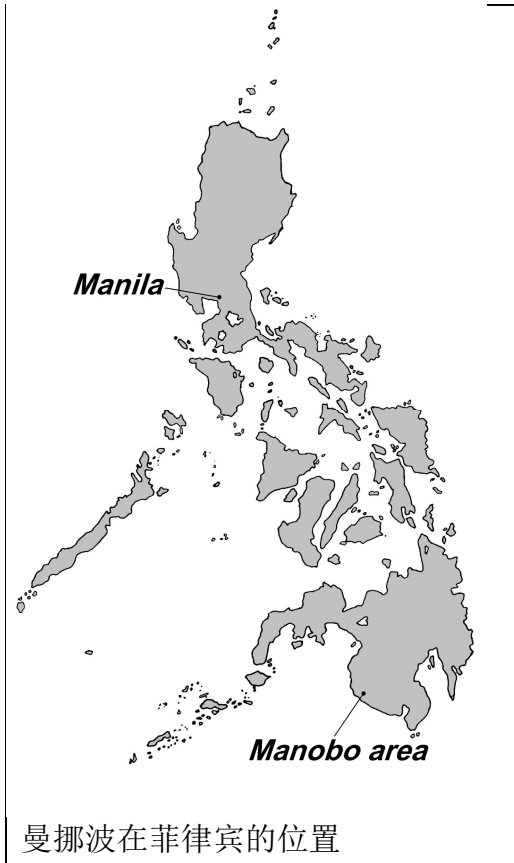
参与式方法作为一种思维模式没有那么多实体的理论：倾听和尊重社区居民；鼓励他们达到他们的目标；提供训练、监督和帮助，但是不是掌管整个过程。PRA, PLA, ABCD, GRAAP, AI 等其他一系列的缩写都属于参与式方法，但他们仅仅只是工具。就像一个雕塑家或一个雕刻工，他需要控制他的工具就像技术工人，但是他更胜于技术工人。一个任何类型的艺术家必须顺从媒介的特征，而不是与它反着来。一个木雕者看着一块他将要使用的原木的纹理和形状，他要考虑怎样才好切和砍，是否是一块软或硬的

木头，是否需要上油或蜡或漆或保持半成品状态。这是一个艺术家拿到一个无生命的材料所做的——如果对象是有生命的，工作起来会更复杂。一个盆景制作者就需要考虑树将会怎么长。良种赛马训练者也是必须明白一匹马怎么跑——甚至是它怎么想。当我们在社区发展领域与人和组织合作，我们面对的复杂性就更上升了一个层次！一个变革促进者的不能只是跟着固定的，他想要的社区变化模样的计划走。他必须和社区一起工作，要清楚他们才是将要生活在这个变化结果中的人，他们才是社区的合法拥有者。

当然，一个变革促进者可以扮演合法的角色来帮助社区实现变化。社区成员非常了解他们自己和他们的内在态度，这是外来者不掌握的，但是外来者有社区想要获得并用于社区改革的知识技术。这种“特征”能发展共同尊重的关系。例如老师，有的老师好像非常确信他知道什么是对学生最好的，但在学习方式上忽略学生的兴趣、天生的才能和天生的爱好。有的老师可以和学生一起努力，根据他们的兴趣和天生的倾向帮助他们学习，并相信他知道的事是他们想要知道并有能力去做的。所以就像艺术家和老师，一个成功的变革促进者是和社区共同努力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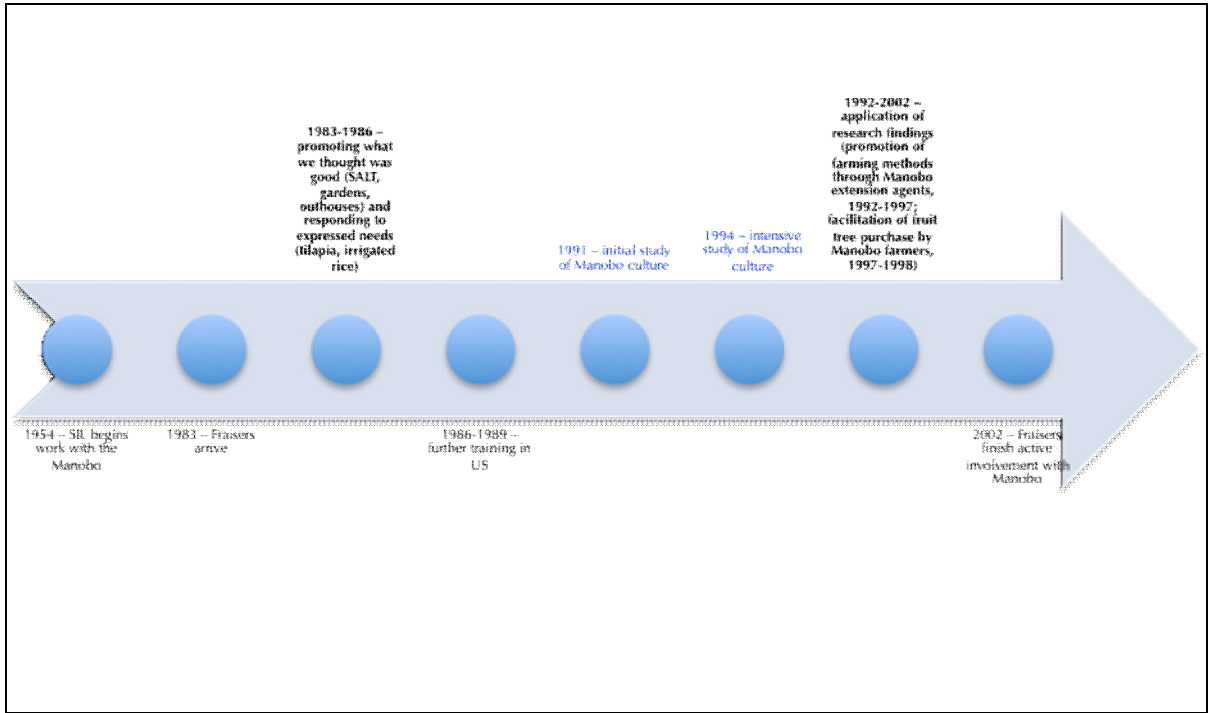
案例分析

怎样开展与群组或社区合作的参与式方法的工作呢？我将要举一个与我合作了 19 年多的菲律宾哥打巴托曼挪波（Cotabato Manobo）人的例子。



曼挪波在菲律宾的位置

阶段 1：跟随我们自己的最佳想法。



SIL 于 1954 年开始与曼挪波 (Manoba) 人合作, 初期集中在语言学、翻译和识字上。1983 年我和我妻子开始在哥打巴托工作, 因为对翻译和识字长期投入, 结果接受基督教的人和可以阅读的成年人有相当大的增加。我们任务却是集中在“社区发展”方面——例如帮助社区人民一起在生活各个方面获得共赢: 精神上, 经济上, 身体上和政治上 (在其他地区这个方面是被忽略的)。我们从教授技术开始。从我们观察到的参加学习的需求者来看, 这很有帮助。我们知道曼挪波人正在尝试临时性农业, 这是一种可持续的、对生态负责的种植方式 (Sanchez 1976:379), 但是却面临着要改变永久性农业, 承受出让自己的土地给来自其他地区的移民的压力。他们需要发展适合他们生活的陡坡新型农业技术和适用于永久性社区的新型卫生防疫方法。所以, 我们教授了应对他们新需要的方法。一个是斜坡地农业技术 (SALT), 这种技术是首先将固氮树木按照土地轮廓紧密排列种植, 在列与列之间的空隙种植短期作物例如玉米、豆、木薯和花生。这些树的叶子可以用作肥料, 紧密排列的树又可以防止水土流失。这种方法在菲律宾其他地方也已经被证实是富有成效的。另一个技术是园艺, 以前他们在自己的临时种植地补种一些蔬菜, 现在因为外来移民占有了村子附近的土地, 他们种得离家越来越远。最近, Meg 和来自菲律宾翻译协会的 Leonida Guil-an Apang, Melita Bawaan 也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他们采用户外厕所来防止通过接触人类排泄物传播的疾病。(因为人们现在居住在乡村而不是独门独户, 这些疾病的传播成为逐渐严重的问题。)



从左到右: (1) 低人口密集度使得刀耕火种是可行的并可长期维持的 (2) 以前农户是分散的, 村庄是小型的 (3) 外来人口的流入已经迫使曼挪波人采用永久性农业。

曼挪波人和我们外面的人都明显地看到所有这些技术都满足了需求。当我们很努力却不能“抓到他们真正痒的地方”时, 这些技术的确帮助我们证明了我们的能力并让我们受到了关注。这是一个变革促进者工作的合法的通常也是很必要的阶段。人们需要看到你关心他们并且在他们感兴趣的方面你是有能力的, 或者让他们惊讶地发现与你谈论

他们的问题是有价值的。在我们的例子里，为了参与到下一阶段，我们在真正需要的地方的投资没有优先投放。

阶段 2：回应明确的需要

和曼挪波人合作几个月后，一个曼挪波人来寻求帮助，怎样养罗非鱼。在那个地区没有养殖罗非鱼的培训，并且所有可获得的文本都是用英语写的，曼挪波人没有办法学习。所以我们收集了养殖罗非鱼的信息，并筛选出适合曼挪波情况的方法，把这个方法教给感兴趣的人。几个月后，来自同一个村子的人又来请求帮助发展灌溉水稻。



从左到右：（1）现在在远离村庄的地方种植，并且野菜难以找到，所以 Meg, Nida, and Mel 就教一个组的妇女园艺。（2）山地稻米是曼挪波人的传统主食。（3）曼挪波人正在采用灌溉水稻。

我们回应他们的感觉需要，但是采用比例是让人失望地低。我们一直遵守着一个被充分证明了的用于社区发展的信条“社区应该拥有项目的所有权和实施权。”但是，几乎每个社区自己的项目都是以一两个人工作其他人享受好处结束的。一小部分人吸收技巧并用小方法把它们运用到他们自己的农业上，但是就像我们的努力它似乎没有影响到其他人。我们意识到，尽管我们重视与人合作，但是也想与他们的文化核心合作，可我们无法看到这个核心是什么。

阶段 3：与核心合作

为了接受更多教育，3年后（19886-1989）我们离开了曼挪波。在之后的一段时间里，我们开始通过一个文化人类学的课程系统地学习怎么看到“文化核心”。等再次回到曼挪波时，曼挪波教会请我去帮助曼挪波各地的人学习新的农业技术。这次，在工作之前，我们花了一年时间走访了当地文化。我们发现虽然曼挪波人经常合作，但是所有

权——包括对种什么、建什么或买什么的控制权都是非常独立的。在这个文化中没有持续性的集权。所以我们意识到，任何教授新农业技术的尝试都应该考虑这一点。

应我的要求，教会选了几个人，我把他们发展为下线；当然他们也认为鱼塘和灌溉水稻是需要发展的最重要的技术。通过合作，这些下线和我用曼挪波语编写了培训材料，后来他们用这个材料把新技术教授给他们村子里的其他人。最终我们采用了一种分散处理的方法，没有管理层、没有当地或外界的资金援助。这次，通过与“文化核心”合作，灌溉水稻生产在4年时间里扩展到8个村子，鱼塘在7年时间里发展到15个村子。

阶段 4：一起调研

在我们欣喜地看到一些有用的技术的确为曼挪波带来好处的同时，我们也为这些技术依然只是被小部分人使用而感到失望，尽管曼挪波人已经明确申请援助来学习这些技术。和曼挪波下线讨论时，他们像我们展示了很多地方在十分陡的地形不切实际地开展鱼塘养殖和灌溉水稻。SALT 本质上是遏制水土流失和提高产量，但是树种的费用对于曼挪波人的收入来说是过高的。显然需要其他的方法。所以，跟随下线，我们访问了他们生活工作的村子并询问村民什么活动是他们期望的并可以实现的。我们发现，每个村子的人们都对种水果树感兴趣。我开始有点迟疑——虽然水果在菲律宾是有利可图的，但是大多数曼挪波人居住得远离公路，就算有路也经常无法通行。但是农民非常确定他们能用动物或靠背把他们的水果直接运到公路上（如果需要，可以直接运到市场）。下线和我就找到了一个水果树籽种提供源，并且通过当地农业办公室获得了一个合理的价格。这个买卖分小组进行，但是每个农民独立支付他自己想在自己地里种的东西。第一年，8个村子的15个农民买了210棵树。第二年，18个村子的184个农民买了1499棵树。因为一个严重的干旱很多树死了，也有一些存活下来。当2006年我最近一次访问曼挪波时，几个农民已经从他们的水果树获得了收益。他们表示他们被鼓励进入一个更加资本化的农业模式。如果我从我自己的认识出发不允许社区决定开展他们想要尝试的东西，那么水果树永远不会被种植。

总结历史

和曼挪波人合作的整个过程中，我们一直在寻找合适的方式能完全参与发展他们的社区使其变得更好。开始，我们只能教似乎适用于我们的东西。这种方式真的很少能“挠到他们的痒”，但是它还是证明了我们的能力并使我们受到了关注，所以曼挪波人就来寻求帮助想学习他们真正感兴趣的新技术。它引出了第二阶段的工作——一些人开始考虑有意义但是他们使用有限制的事情。最后阶段是鼓励社区一起去寻找他们相信对他们的投资能提供高回报的（无论是在劳动力和资本方面）事情。总之，整个过程都是基于尊重他们并且尊重我们自己的，是在没有强迫控制的情况下不断努力填补资源和导师的角色。

Conclusion 结论

“参与式方法”包含一系列实践者参与的相关方法，“参与式方法”所提倡的态度是这项工作的基石。它需要优先与人和社区建立合作关系：鼓励他们互相关心并一起努力达到共同的目标，同时作为一种资源和指导者我们要努力放开对社区的控制。资源可能意味着提供获得另一种语言信息的途径；它可能意味着帮助人们学习除了出版文献以外的靠他们自己的其他途径获得的信息；它也可能意味着帮助他们看到他们忽视的关系他们自己社区的信息，并引导他们揭示信息的内涵。但所有这些方法的基础就是态度，我们必须抱有最终当地人他们自己是领航员，我们单纯只是合伙人的态度。

参考文献

Fraiser, Douglas M. 2007. *Loggers, Settlers, and Tribesmen in the Mountain Forests of the Philippines: the Evolution of Indigenous Social Organization in Response to Environmental Invasions*.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Florida.

Sanchez, Pedro A. 1976. *Properties and Management of Soils in the Tropics*. 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

推荐阅读

Lingenfelter, Sherwood G. 1992. 《文化变革：基督教任务的挑战》（*Transforming Culture: A Challenge for Christian Mission.*） Grand Rapids: Baker Book House. ——这是可读性很强的一本书，他涵盖了解释不同的社会是怎样思考和运作的网络组理论（grid-group theory）。

Lingenfelter, Sherwood G. 1996. 《变革参与者：高效的文化交叉部门的指南》（Agents of Transformation: A Guide for Effective Cross-Cultural Ministry）. Grand Rapids: Baker Books. ——这本书大量延伸了《文化变革》的内容。它也提供了对文化的各个方面应该研究调查的问题。

Myers, Bryant L. 2006. 《和贫困者同行：转型发展的原则和经验》Walking with the Poor: Principles and Practices of Transformational Development. Maryknoll, NY: Orbis Books. ——这大概是我读过最好的社区发展方面的书。它是“参与式理论”的根源。它通过发展式理论来向读者展示这些理论的长处和短处，并很好地介绍了几个有用的方法。